



松關偶鈔卷二

練水李宗之

彞仲慕

邃品

評曰好學之士志苦而神怡資深而用
贍學以人也得不思中不勉學以天也
人乎天乎非邃吾何以答之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
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



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矣。

甯越苦耕稼之勞，以告其友。友曰：唯學可以免此學三十年，可以成矣。甯曰：人將休我，不休；人將卧我，不卧。學十五年而為周威王之師。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

而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而傳。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眾神巧者不

過習者之門

楊雄為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
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俸異自克就有詔
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于
石渠閣

路溫舒少貧牧羊澤中截蒲寫書孫敬貧
居太學編柳簡以為經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

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向

高鳳專精誦習妻嘗之田曝麥庭中以竿
授鳳使護鷄時適暴雨竟忘雨之飄麥
曹孟德雅好書籍雖軍中不釋卷嘗曰人
少好學則精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
學者惟吾與袁伯業

魏收少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
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之遂折節

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誦讀積年板
為之減。

王子猷讀書得一義如獲真珠。船

江泌隨月讀書。月光斜則握書升屋。

虞溥篤志墳典。謂學之染人甚于丹青。

崔浩嘗曰。予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惟

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

遂得周孔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

語者多。真正者少。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皆

穿。王維走入醋甕。

盧思道通解不羈。年十六讀松所作碑文。

不解。因感激閉戶吟誦。就魏收借異書。

讀之。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

抄。南北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

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衡陽王鈞手自抄寫五經藏之中箱以備
遺忘賀珍曰家富墳索尙復須此曰中
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經手書
則永不忘

劉清之家世藏書千卷謂之墨莊
白居易與元稹書云除讀書屬文外懵然
無知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

亦一無通曉

方崧卿登第二十年始終所得俸錢半為
抄書之費

真西山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
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
味之則蔚乎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司馬光圖書盈几一室蕭然嘗以圓木作
枕小睡則轉而覺仍起讀書

范純仁讀書夜分不寐積年帳中烟如墨色

張九成少游郡庠閉閣終日對書危坐寒暑不出後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為磷乃題柱曰予生平嗜酒老來目病執卷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錢思公言一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

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

羅從彥慕楊時之學慨然徒步往見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嘗言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

章元弼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

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讀而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後有言及者則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于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方再看漢書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

果有看三編者安道常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黃澤專精經學苦思數十年或得之幽閑寂寞之餘或得之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道途風雨之中

董遇好學避難時採薪負販挾經書投閒

誦習嘗曰讀書有三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冬者歲之餘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日課五十紙數不登不已

沈峻自課讀書或睡常以杖自擊

葉廷珪曰予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廢卷食以飴口息以為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無不

讀無不終篇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手抄其可用者名曰海錄

幽品

評曰其心閒其迹散其為人也若遠若近而不即不離使人世熱鬧場中對之輒冷山之癯乎鴻之冥乎吾不得而知也

陶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秫
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
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南陽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
弄遠山皆與之同聲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
有景即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符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
巨和嘗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
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
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於朝暉
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
草。若是耶遊岩笑曰天梳日帽他復
何需

陶峴彭澤之後自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

載客一舟載酒饌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恠
石無遠不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
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孟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
為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
放性。故常貧。名不繼于選部。聚不盈于
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

鄭廣文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竅如七星。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
菊。以供盃案。至夏秋。枝葉老硬。氣味苦
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
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獨
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
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
豈不知屠沽。現有酒食耶。

謝無逸以書問潘大臨近作得新詩一谷
曰秋來景物事。清佳。昨起見攪林風
雨。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
租人至。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黃山谷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
主人。

林和靖隱居于西湖之孤山以梅為妻以
鶴為子。

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
半臂曰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郝詵數月山行喜聞樵歌牧唱曰洗盡五
年塵土腸胃。

宗測春遊山谷間見奇花異草則繫于帶
上歸而圖其形狀又好松竹常見日節
竹影上窓以筆備描之。

吳孺子每瓶中花枝狼籍則以散衾禡間

卧之

張牧之隱竹溪不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
韵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
王震好觀雨中漚疎稠出沒每雨就四階
狹擁處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之曰
公宜以此亭為醉漚

慧品

評曰分聖賢之學問具豪傑之識量而

于童年得之此夙根也若夫僅一文
筆之華口角之利者抑末矣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
之官至年十二與母俱在道傍看母曰
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否至
曰能歸便就師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
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
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揚雄草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
子雲歎曰吾家童烏九歲而與我玄文
陳國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
曰當精義講書荷來相近照曰經師易
獲人師難遭願以素絲為質附近朱藍
陳元方為冀州刺史舉秀才崔琰時九歲
入其選元方曰卿年尚幼未合此舉琰
曰昔蒲衣子年八歲而為舜師項橐年

八歲而為孔子師周王太子晉生八年
而服師曠琰之年亦已過矣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
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
驚而還

梁江夏王鋒四歲即倚井欄為書、湍洗
去復更書晨興不拂窓塵先於塵上書
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至帝

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也
沈約指其子謂陸倕曰此吾愛子也少聰
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
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
約訥便句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慚
而退

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追

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
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竒之
戴逵搃角時以鷄卵汁澣白瓦屑作鄭玄
碑又自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
謝朓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
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苻撫其背曰真
吾家千金駒

王逸少年十二學衛夫人書衛因流涕曰

此子必蔽吾名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
之

劉延明注記篇藉以燭繼晝年十四就郭
瑤學一日瑤設席謂弟子曰吾欲覓快
婿誰坐此者當之劉神思湛然奮衣登
席遂妻以女

祖瑩年十二即以文學見推常曰文章須

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安可共人作生
活也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
庾子與五歲讀孝經不釋卷或曰此書文
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門何謂
不多

索靖每曰吾子琳廊廟器非簡札之用州
縣吏不足污吾兒也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

李泌幼時警敏張九齡呼為小友

褚淵年十四生母求寶物于嫡母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寶父卒財寶悉散與諸弟惟取書數千卷

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

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曹彬當時時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復取一印

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晏同叔以神童出身年十三楊億薦于真宗值御試進士便令就試一見題曰臣

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更以淨衣易之。

徐之材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戲之曰。徐即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

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夫嗟賞。

莊語

評曰。天下有言之確然。聽之竦然者。必持之有故而行之無失者也。誠與諷兼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

不足文侯曰何也曰賢不過堯而丹
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
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
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
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于君之上寢覺而悅問左右曰誰加衣
者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

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
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
甚于寒

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
靖言語則福全

幼安言為文而欲一世之不好吾悲其為
文為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人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

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諸葛亮曰。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管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盧毓為吏部。魏文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減。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

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辭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為御史大夫，性寒，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荅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

鵬、鷲、鷹、鷂，豈衆禽之偶。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哉！」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或問之，質曰：「昔有異人言：吾他日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
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秦淮海云予少時喜讀書一見輒能誦暗
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
飲酒者遊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
有強記之力而常苦于不勤此數年來
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哀耗
殆不如曩時十一每閱一事必尋繹數

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
勞而常廢于善忘則敗慧業者常此物也
山谷戒子弟云古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楷
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浣墨曠子弟
職書几書硯自點其面惟弟惟子臨深
戰

蘇黃門云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
出可以却猛獸空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皎然一日於舟中持思作古體十數篇求
合常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舊製乃
極稱賞云何不但以所止見投而猥希
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皎然
大服其鑒裁之精

陰符經註云國去其姦則邦寧人去其情
則身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

即陰

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

達語

評曰人惟於世法上起見則日趨于卑
陋舉一身之榮辱得喪以及俯仰交游
何者不足為累有能空諸妄念看破人
情者吾師乎吾師乎

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陳子仲為相仲謂

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道去為人灌園狐丘夫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

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矣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取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

無受魚而不免於規。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老萊子云：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乎？
須臾。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

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
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嚴遵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
肆。下簾。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
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而助有
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
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
晝夜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

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
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君平嘗歎曰。益
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梅福云。生為我酷。刑為我辱。知為我毒。身
為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列子云。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
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
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

莫知非焉。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虞翻謂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

無根醴泉無源。

魏卞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稽康云。蚺蛇。獮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畢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太和。

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澹澹為至
味則酒色不足欽也。

李憚為學士張文寶知貢舉所收士有覆
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憚
笑曰余少登科蓋偶然耳假令予復就
禮部試未必不落安能與英俊作式耶
秦王后薨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
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使子孫不能

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呂坦立堂下
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盡
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
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
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
以歸于人故不察

右補闕正己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水

息庵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輩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人不當惡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

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

古語云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

父子二人耕田毒蛇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梵志又問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心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某處願

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曰。何以不念子耶。兒母即為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

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感。不能救。

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其樹同，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煞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

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李中谿無子，其友慰之曰：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安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宗傳，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

也

雋語

評曰太羹玄酒至味存焉然染指寸鬻沾唇餘瀝者不可謂非知味者也雋之時義大矣哉

虞松方春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

王逸少與人書云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

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王筠為詩能用強韻謝朓嘗語之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言之為貴

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嘗慮勿當
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按此凋竭歸
暮春起居行止。努力祇事。時觀旁覽。尚
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
自束持。方可。免。勉。解衣一卧。支體不復
相關。帶常移孔。以手握。解計月。小半分。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見事易。識字
易。誦讀也。

陶弘景云。山林奇處。乃欲界之仙都。

王儉以庾杲之為衙將軍。長史蕭緬與儉
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
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幕。為蓮
花池。故緬美之。

唐儉爽邁。少繩檢。以酒自豪。太宗謂儉酒
杯流行。發言可喜。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台。聲。

律半工夫

李白天才俊逸與人談論言皆成文
祭春花

皇甫彙謁韓愈贈以詩彙退有言怒愈
不為置酒愈曰豈不勝以爛黃魚待汝
耶

喻鳧常曰吾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
孫樵之送茶與焦刑部書云晚甘侯十五

人遣侍齋閣此徒皆請雷而摘拜水而
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
品慎勿賤用之

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曰吾
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顏清臣作志和傳碑漁童捧釣收綸蘆中
鼓柁樵清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曰

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予曰吾嘗奉使過

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

桃源

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使有數萬卷書

氣象便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

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衡州華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觀之曰如

懶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

耳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

曰冥花樹攬人離思

楊廷秀與傅尚書云遠餉新茗當自

大瓢走汲溪泉澗底之散葉點打脚

之石鼎烹玉糜。杏乳以享。天上故人
之意愧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
園耳。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豪語

評曰。疏節濶目。豪之真也。哭世罵俗。豪
之激也。風流跌宕。豪于情也。悲訝慷慨
豪于氣也。今而后知脂韋纖番之夫相

去遠矣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滅。有引美
人之衣者。美人爰絕其冠纓而告王。取
火來視。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顯
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曰。今日與
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去其
冠纓。而舉火卒盡歡而罷。

東方朔初上書曰。年十三學書。三人文

史足用。十五學。十六學。亦書誦。二十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鐘鼓之教。亦誦二十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升。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公孫述帝蜀馬援往視述盛陳陞衛延入

援謂隗囂曰。公孫述不吐哺迎國士。反脩飾邊幅。如偶人。飛何足稽。天下士。仲長統見志詩曰。寧愁天上埋憂。地下判散五經。滅裂風雅。

魏太祖過呂伯奢。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桑維翰草萊時。吾人吾有富。在迨物。

未還三債是。之上債錢。中債妓
女。下債書籍。既而鉄硯功成。一日酒
謂親密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
子一杯。其人滿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悅
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
下書。公徐云。吾露紉太甚。自罰一觥。

僧惠遠居廬山。與劉遺民等結白蓮社。以
書招陶淵明。曰。若許飲。即往。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
之。曰。亂者須斬。

李英公勣常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
逢人則殺。十四五時。為難當賊。有所不
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
二十領天下大將軍用兵。以救人死也。

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脫屣軒冕。釋羈
鑿。因肆情性。六。宇宙間。飲。非。嗜。其。

酣樂取其昏。作詩非事。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

李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吟一絕句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

半是君

高測上張燕公啓事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富圖書玠往輒搜覽既而曰崔氏書被人盜盡矣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絰笥

鄭太穆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頓傲睨自若。邠吏之禮書曰

為南溟之大凡。天之一位焉。

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
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
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
之期斯湏至矣伏惟明公息雷霆之威
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
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一人且曰
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

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畢曰鄭使君
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
副其本望也

黃巢至福州求得周朴問曰能從我乎答
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
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太陽子好酒常醉問之曰晚

除故以酒自馬

韓晉明好酒誕繼朝廷欲處之貴要地

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

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

馬如龍與年少帶數十騎拓弓弦作劈

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

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覺耳後

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

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

輒言不可閉置電如三日新婦念此

邑使人氣盡

張茂卿家居頗事聲伎一日園中櫻桃花

開携酒其下曰紅粉風流無踰此君悉

屏伎妾

王冷然上時宰書公有文章豈

豈

豈

文章者見之此
真貴時豈

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
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趙季仁語羅景倫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
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
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
身到處不放耳

崔儼以讀書為務大署其戶曰
讀五千

卷書無得此室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
酒星於天獄焚醉於秦坑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
曹搯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論談此可不
負飲食矣君輩無之技何異犬羊
乎

崔趙公嘗問徑山一弟子出家

曰出家是丈夫

非将相所



